

集部

考功集卷十

明 薛蕙 撰

序

坐忘論序

太史公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予嘗以為古人之遺言夫神者群生之本萬有之府大可以叅天貳地次可以長生久視誠莫貴之鴻寶無

偶之珍物也然悠悠之俗棄寶取礫貴物而不愛其神愛神而不求其術奄忽而盡良可哀矣坐忘論者唐司馬子微所撰蓋存神之秘記安心之要訣也予愛翫斯文亹亹忘倦客謂予曰昔程子謂斯論為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為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予顧好之豈有說乎曰程子之説誠善矣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妄也惟聖人者能明之易而得之速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

心終於無妄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妄也或問程子曰敬當用意乎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因論持志曰此亦私也然學者不如是不得及其評子微之書曾不推此意而言之先儒爲論之失乎後世過信而弗察不亦惜乎獨其終篇有云非孔釋之所能隣此則子微之敝不可不絀者也嘗以爲自古褒貶失實抑揚過當其來尚矣所以爾者蓋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或摭片辭而遺大意或執一端以槩

衆説此論議者之通患也客曰子徹之言道家之流也固不合於儒學矣今猥尚之無乃導人於邪僻乎曰天下之理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静是謂一本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道家儒學之辯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宕而忘本道家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家之學本然也夫百氏偏駁猶有助於救俗道論素樸寧導人於邪僻

烏虖自三季之後秦漢以來淳風載息躁人寔繁莫不肩摩富貴之路轂擊紛華之域異代一揆恬不知悲若乃黄老希夷之術僑松澹泊之風荒塗翳然鮮有一問其津者然而東教寡聞之士師心好辯之徒猶謂尚同者寡好異者衆豈非謬於過計乎抑斯論之傳世將惟寂寞枯槁之士為有樂乎此也豈能中逢掖之徒哉

升菴詩序

古今言詩者病詩之難夫詩之所以難者才與學之難

也才本於天學繫於人非其才雖學之不近也有其才矣非篤於學則亦不盡其才也古之人以詩名家必兼於斯二者顧其才有高下學有疏密故文體又各為品第焉夫才之不足有所限而不可進也學之不足無所禦而自止也彊其才而進者寡陋於學而止者衆學而不止極於不可進而後廢古之作者猶難之國朝能詩者盛於弘治正德之際其時數君子始尚古學文體為之一變至於今日鴻筆麗藻之士彬彬間出數君子為

有功矣然此數君子亦各才有高下學有疏密雖其高才嗜學者要未有窮其學之所至竭其才之所能者也嘗以為知其所近而闇其遠者學所易能而後其所難人之公患也眩於時好而不悟其所短沿於俗習而不進求其上世之常蔽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余懼將來者徒隨先進之後而雅道之日趨於下也南岷王先生示余升菴楊先生詩一卷其窮極詞章之綺靡可以見其卓絶之才其牢籠載籍之

菁華可以見其弘博之學此其意將欲追軌古人而不屑與近代相上下葢余疇昔所願見乃今得之先生矣抑此卷者第往者謫居滇中之作耳若其今之所造詣與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於如此而止也雖然即此卷尚論之唐之四傑不能過也南岷刻而傳之非特表先生之才為其鄉重因將著先生之學為天下先余因推其意而敘之

老子集解序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删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肇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閒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

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歳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説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盖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廼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説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

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

葢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敘六

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

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皆

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

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

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

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

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搉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

為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為入道之一助云

送郟令孫子序

郟令孫子將行內史唐子會同舉于鄉者以餞之衆復謂宜有言也乃以屬蕙初孫子之得郟也或謂郟其俗樂訟綿蠻難治雖喜事之吏猶厭之孫子信厚者也得此必戚矣予嘗求訟之興蓋興於下者什一而興於吏

者什九興於下者習惡之人也然亦罕已若夫教弗豫治弗平甚則利而賊下重罰而不恤其民皆吏之為也如此而欲民之不訟尤慼矣故君子自反乎身而不咎民之好訟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自反也且吾聞郟之俗不如是之甚令孫子以信厚而臨之民將戴之必且無訟矣夫良師不易絃而調良吏不易民而治孫子為弗慼矣然則孫子遂亡慼乎曰有夫冉子之藝當時第之曰政事然僅可為之宰

後世之君子其心不以一宰為不足為者或寡矣冉子之藝人必以為不可能也冉子之僅可為者人則以為不足為也豈非不思之過耶今之邑令視有弗逮焉而况於聖門之士哉抑此邑令之難也天下之爵倍而上之不啻一令而已事倍而上之不啻一邑而已弗知難者弗慼也知其難者有弗慼者乎吾觀孫子有天下之志者也知其難者也不能亡慼者也

贈劉希尹序

希尹有寛靜之量有温良之行有疏通之智有廣博之村國家不用賢焉則已茍用賢焉豈能舍子哉且必以公卿之位處子矣希尹居吏部者八年以為善其職者衆人莫不然也一旦一小人言之謫壽州始小人未有言衆孰謂且有言者既而小人言之衆孰謂且必斥者於是希尹卒被讒而去此皆衆人之不虞而事之難圖者也今者衆皆惜之謂希尹有亡予獨謂希尹有益者也今夫國之所謂善御者終身由於國之康衢則御之

材不加也一旦值陿陋之蹊隧斯進於御之道矣傳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豈不信哉令子固衆之所謂善其職者而其賢又將處公卿之位也雖然使在今日履坦途而躡要路亟處公卿之位非不可也譬由御者終身之由于康衢耳此於子之賢無所加也蓋處公卿之位者必將與國家之謀爲國家之謀恒患其不虞而病其難圖自昔國家固嘗多賢矣而賢有不足深恃由不能動心忍性燭於不虞之防周於難圖之慮故不足

以謀人之國家今者子其動心忍性而其賢日有不同矣由是處公卿之位而與國家之謀庶幾其有濟哉此予之所以謂希尹有益者也

贈王直夫序

令天下之為吏者重內而輕外惡勞而喜逸故士有仕外而任勞者輙介然不當意而其交游之厚亦多嗟歎怨恨猥為惜悼之辭以慰其人俗習之若此久矣人皆以為宜然而莫病其非也吾聞國家之置庶官也唯以

為民非以私庶官也故古之君子必畧於自愛而篤於愛人是故位不辭賤事不辟難茍有益於民也雖外且勞無弗樂已茍無益於民也雖内且逸無弗憂已今之為吏者則不然樂終身於京師而憂一日於外郡勞則唯恐已歸即而逸則唯恐已違也烏虖使今之君子誠如其志終身不出國門無尺寸之勞而致卿相之位因循偷墯無與於民而有利乎身自常情觀之可謂仕宦之至願然而有志之士必不忍為也程子曰古之仕者

為人令之仕者為已夫惟其為人也故殫志畢力顓於趨事而猶不暇又何暇於及人也哉昔周之盛時其大夫士行役於外者惟其趨事之不克而未嘗自言其勞故其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其衰也其大夫士皆趨利以自便一失其欲則怨刺之辭作故其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夫人而至怨刺因上之不均也然其臣子亦豈可遽若是之薄也令直夫之為許州也容色怡愉

如平時度其中必将外内外勞逸而有意乎為民也予素厚直夫不敢為悼惜之辭以慰之於其行也因以所嘗聞者為贈意者亦直夫之所樂聞也

贈王子正先生序

予嘗論古之神聖仁賢皆以救民為心以救民為事者也由周公而上達而其道行者其事莫非救民也由孔子而下窮而其道不行者其救民之志未之或忘也故曰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夫得志不得志

云者蓋謂其救民之志非謂其一身之私也澤加於民志行之效也不能及人斯脩身而已矣此古人所傳之家法而後之為士者世守之自後世之俗寖壞古人之傳寖微士之曰窮達者不以道為窮達以其身為窮達耳曰得志不得志者不以救民之志為得失以自私之志為得失耳由是有終身唯私欲之謀而莫以救民為意者甚則虐其民以濟其私欲者也予是以知古人之切於救民者夫唯其能無私也後世之士既蔽於私欲

矣豈能以斯民為已任乎然則士必絀其私欲而後能盡心於救民此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之為道至精微也而孔子之言仁迺在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何哉盖去貧賤而處富貴正人情私欲之大者而君子之失其本心亦往往由是故也孟子稱伊尹之行則曰非其道義禄以天下而不顧稱柳下惠之行則曰不以

三公易其介至於論舜蹠之分特在善與利之間皆由孔子之指也南岷王先生徃為御史劾小人之居權要者謫判亳州可謂不畏彊禦矣壽陽有征商之關當路檄先生攝之遂辭而不行昔之督是關者其私取不啻千金也予覸先生温良而忠信端方而修潔其賢有不可勝道者稱其一二又特其小者耳然亦可見其所存之彷彿矣絀其私欲而盡心於救民非先生之望而誰也先生遷令崑山予從勿齋周先生祖之復為是說贈

之

記

高氏大宗祠記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清高公祖考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諱瓚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為行營副使扈從南渡以節度使判温州因家樂清寔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為名也祠作於節度使之孫諱新七後世祇守不墜及中丞公曽祖父華亭令諱棊皇考贈光

禄卿諱某追孝嗣事歲治月飭益恢於初祠之創繼之槩也辨其昭穆嚴其祔祧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親疎遠邇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與焉上尊祖禰下親宗族祠之大倫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齊盛牢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制也舉祠之故考諸禮度之義鮮不合者可無待言耳矣憲辱中丞公之命兹將何言惟曰章上世之美

廣後人之思俾百世之下傳德龔訓無變于今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丞公之志庶在茲乎惟高氏繇一節度使而來盖四百年名人累累不絶至中丞公復以重德顯於時家屬子姓衆多不可數今夫世之氏族克世其家者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長也子孫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垂慶之永其孰基之凡族之人始則合末則殊甚者戚末單而恩弗通而高氏之族統之以昭穆綴之以燕會戚則致其愛䟽則致

其敬無不足者相卹也無不善者相觀而化也匪上世貽謀之善其孰致之吾聞原水之出者大則下流之受者宜廣先祖之施者厚則後嗣之承者宜篤篤其承必思孝祖禰孝祖禰必思脩宗廟脩宗廟必思睦宗族睦宗族必思敦禮義此高氏世世子孫所宜從事也而況於中丞公申之以不匱之志

三難軒記

侍御漢陽戴君寓書於蒽曰予少竊有志於學未嘗知

學之難也旣年且長其更事也日多焦然而彊其不逮慨然而憂其不足予然後病學之難也學之難實衆尤難者有三曰力行責己克終夫力行弗倦者日新也然進焉而或緩吾決立焉而或撓吾分蓄焉而或餒吾充用焉而或窒吾利予是以病力行之難也責己而不責人者自脩也然自私者人之情也自恕者情之偏也自用者偏之惑也自是者惑之甚也予是以病責己之難也善終如始者盛德也然志傾則終必怠事慢則終必

苟節詭則終必敗德偽則終必貳予是以病克終之難也是三者予恒病之迺扁其軒曰三難以朝夕觀省庶幾其有益乎雖然事勤而守不約志切而行弗近亦亡及也唯君宜有以相我請為我記之君於蕙為同年且辱與之友茲有命蕙其敢辭蕙聞聖人之於學自然而能者也而心猶難之衆人之於學彊勉而未能者也而心顧易之或聖或否為是故也君之賢固大過於人而篤志於學若是三者雖難非君所患也抑蕙未知學其

何助君之有聞之夫子曰克已復禮為仁已者人之私也克已者學之要也人之生也已則從之弗察弗慎已迺亟作已作而衆理危矣故行不能力者已間之已不能責者已蔽之終不能克者已害之三者之難乃其所也令君既病其難盡克已以為之本乎已克而仁則三者可悉獲也故樂於循理力行非難矣物我兼照責已非難矣存心匪懈克終非難矣詩曰無言不讎蒐之言不踰尚俟聞吾子之教

雜著

用剛贈林守

天台林先生守亳州甚告之曰損益無過者天地之化也剛柔合中者君子之道也振民育德一而已矣商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君子之道鮮矣於是乎或過不及而四者遂至於相反雖然始之偏也微焉耳卒之賢者以得不肖者以失而得失之歸則遠矣夫能察其偏而善用剛

柔以節之此賢者之所以得也不能察其偏而過用剛柔以甚之此不肖者之所以失也得失之由剛柔之用不可不慎也吾觀先生性慈而良謙和而安豈非賢乎意者猶近於沈潛與亳之疆弗友者或寡矣然一夫横於市十夫狃於室雖寡足患也如是則先生之自治與治亳之政皆宜用剛用剛則兩得之矣弗用剛則兩失之矣抑又聞之用剛有道不得其道亡益而弊從之末為善用剛也善用剛者以寛主之以明濟之弗主之以

寛者亟弗濟之以明者悖夫用剛以求中也既亟且悖失中愈矣是以德不順而民不服此非用剛之過也迺不善用剛而然也故善用剛者必以寛主之以明濟之以寛主之者仁也以明濟之者智也仁智者成已成物之道也

或問辯

大學或問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説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説者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朱子荅而辯之其說詳矣愚竊思之猶有一二未盡者輙為說辯之以足朱子之意云愚觀或者禦物知道之說大抵本於樂記樂記之言不無偏駁或者又附會之以言大學之道樂記未可遽辯今姑辯或者之說苟覈其義則記之是非亦從可知矣予惟或者之意葢以為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方其靜而未發本真

不雜未嘗有不善也惟其感物而動為物誘之於是始為不善因以為此物之為己害也故必扞去外物則所謂靜者無所感而不動而本然之善庶乎其不昧也或者之大指殆不過此是不知其言之蔽也何者天下無性外之物體物而不可遺者性之德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非外物而自為性物非外性而自為物知乎此然後知吾性之道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內外合而動靜一者也夫以性與物觀之人見其有內

外之異也以性之已發未發觀之人見其有動靜之分也惟自知道者言之則内外動靜無非一理盖其靜而未發退藏於密者所以為曲成萬物之體及夫感物而動可與酬酢者所以為成性存存之用此豈非吾性之大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内外合而動靜一者歟今或者但見夫人生而靜則以為天之性也善之本也乃欲深藏而固蔽之見夫物誘而動則以為性之欲也物之害也乃欲扞格而屛禦之是性自性而物自物

也茍若是則吾性狹而有外斯道偏而不全內外不合而動靜不一矣或者之知由不足以及此是以貴性而賤物樂言靜而惡言動也貴性故樂言靜賤物故惡言動然使性而不該乎物則吾之神妙萬物者反局促格槁而淪於一物安見性之貴也使物而無與於性則凡物之可以利用崇德者莫不乖忤抵冒與吾為敵亦奚取於賤物也哉是雖異端之學稍有所見者亦不至如是之偏滯也況可持之以語聖賢之道哉夫聖賢之道

大公之道也故可以盡性可以盡物之性或者之言自私之道也非惟不可以盡物盖已自賊其性矣此皆其謬於聖賢之旨者盖其欲性之靜而難於應物不知其靜者為將安用惡物之擾而防其不善是又未能盡知不善之所由生也苟未能盡知不善之所由生而徒規規然以屏禦外物為事吾未見其能免於不善也矧曰未然之善自明而可以知道也哉嘗聞人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其故有二盖有生之初昏蔽於氣質而有生

之後梏亡於物欲也昏蔽於氣質則自內而發於外者常偏而不得其正梏亡於物欲則自物而誘乎人者常流而不能自反是則人之為不善者葢兼夫二者不得盡歸之外物之誘也況夫氣之偏由已而出則繫於已者恒多物之誘自彼而來則繫於物者或寡又人之氣蔽而薄者則物誘害之也淺氣之蔽而厚者則物誘害之也深以是較其內外多寡先後輕重之辨則二者之害氣質為甚今其言專責於物誘之害而不及夫氣質

之不美是但知身之疴痒而不睹乎腹心之疾也亦可見其察理之疏矣然其失不唯是也且人之蕩其情而鑿其性者固由於外物誘之也然外物得而誘之者又由其不能操存此心故一感於物即引之而已矣此念日熟尚不知察由是本心偷則自行而繫累於物者愈重外物攻之者衆而陷溺其心者愈深反覆循環日益膠固於是私欲滋蔓而性善亡矣若乃反求其本將外物誘之罪耶抑此心自放之罪耶盖較然可知矣使能

先持其志動靜有養當其未與物接則純乎清明之體而存養密及其外物之來則察夫理欲之際而趨舍嚴夫如是則雖外物相代乎前而吾心未始有變也尚何患夫感物而動遂至於物至而人化物也哉故苟能操心則雖動而未嘗不善不知操之則雖靜而善不可保也蓋心不知操雖曰無事之時而其中已昏憒紛亂坐馳於外矣又何待迫於外物而後始為不善哉由是觀之則人之失其性而為不善者其根本之害皆作於其

心安得歸罪於外物必一切扞去之為快也若如或者之說則不惟使人昧於本原而不知用力之地將徒使人勞於禦物而不免有過之歸矣或者之言近世有惑之者故不可不辯

書戰國策後

予觀戰國之士凡其所言富國強兵縱橫之術皆乘諸侯欲利之心然後迺得行其說則以當時生民之禍不惟策士有其罪而諸侯蓋罪之首也鄉使諸侯無欲利

之心則小人之術烏得而中之後之議者第知詆策士之邪說而不知責諸侯之欲利其論固已疎矣廼知孟子何必曰利之言蓋拔本塞原之論也

策問二首

問我朝貢舉之法黜詞賦而用經術蓋自宋儒之後經術之學益以大明於是二帝三王之設施孔孟之論議前代之士間有未之聞者而況今之學者既皆誦而習之宜若可以興教化而得賢才也然而士習益媮有甚

於昔之攻詞賦者其故何耶又嘗竊謂今日程試之文則辭非已出而因陋就簡不知其膚淺也義理非自得而雜真失正不知其悖謬也有司藉此取士朝廷縁此命官豈猥瑣之文迺可以得博洽之材歟抑士之所負之材固有出於所言之外歟昔人有云若謂此科嘗多得材自縁仕進別無他路今之科階有似之否歟一代之法不敢輙議若因今之法參古之制使士務有益之學朝獲有用之材殆必有筞焉茲有司之所欲聞也

問宋儒謂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且以為莫善焉者古已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其所謂善與不善焉者可得聞其詳耶今國家取士用人任官之制酌於前代其初未為不善然行之既久不免有偏而不振者竊意識治者處此必將隨時變易師古人之意以救今日之弊庶乎其可也或者又謂不當泥古且憚於輕變法令夫徒知慕古而不知其不可行固為執滯之見若惟今之是遂

謂終不可損益者則亦苟且因循之習耳茲欲畧做古法而不至駭今之俗以求取士用人任官之得其效其何術而可顧究言之以觀用世之學

考功集卷十

考功集

附録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狀　王廷

先生姓薛氏諱蕙字君采西原其號也晚年又自號大寧居士云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有諱彬者先生高祖也以從軍隸武平衛因家于亳曾祖諱森字茂林倜儻有義行祖諱琇字廷瑞為衛主文能以文法活人考諱

鎰字大用封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寬簡質直不與人校衆推長者尤喜施與振人之急里人徐剛病一方士鉞之死其子執之將愬于官吏部公語曰此誤耳且又貧即愬之官終無以給爾之埜吾為汝備棺木汝其釋方士由是方士得釋每歲荒歉捐金活民尤多妣楊氏封安人庶母侯氏某氏先生自幼穎異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連呼曰芒兒芒兒家人驚怪亟沃以冷水止之稍長益聰慧不類群子弟郡之老長相謂曰薛氏其昌

乎七歲習舉子業即能舉子業十二即以能詩名題鄰舍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圈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識者已占其不凡矣十五補郡學弟子員十八應鄉試不偶歸于時大中丞浚川王公適判亳州一見亟稱之曰天下竒才可繼何李葢是時信陽何子仲默慶陽李子獻吉並馳聲藝苑天下學士大夫多宗之云先生自是窮採載籍掭擷英華程古擒詞名聲大振傳于京國人遅其至迺

正德癸酉領南畿鄉薦偕計入京時仲默猶為中書舍人即乘夜造之雅相欽挹遂成莫逆之交一時名公兢為卜鄰投刺納交者踵相躡也明年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尋以疾在告丙子起于家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直本科凡諸司章疏率經手筆既敏于文而又引切法比省中咸伏其能十四年己卯值武廟南幸抗疏力諫禍叵測處之甚裕不為動頃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元年壬午今上繼統録用儒碩布列有

位彬彬皆才德之士先生在部一以揚賢俊拔淹滯為已任而曹無濫吏門無私謁人尤稱之廼又自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明年癸未為會試同考官其所識拔悉一時英彦又明年甲申陞考功司郎中時太宰白巖喬公以考功甄别之司責大且繁擇先生任之甚倚重焉會議獻皇帝稱號朝堂如訟先生乃稽參墳典稱述古今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辯凡數萬言入奏下詔獄時部院諸司亦各具疏伏闕哭以聞上震怒杖譴有差

先生獨以先繫獄不與詔令復職然竟以是忤權貴權
貴人常欲得而甘心也而給事中某者故附權貴人果
陰使誣奏有旨奉勘回籍丁亥丁母夫人憂己丑除服
其誣勘事亦明吏部復移文促起之時權貴人勢焰正
盛先生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絶意仕進不復
就而權貴人亦卒不可得而甘心也可謂明哲保身矣
癸巳吏部公亦卒先生兩丁家難又素羸瘵哀毀骨立
既襄事仍廬墓側其家人慮因為病請親友勸諭不聽

服闋辟小圃營廬舍于塋墓後冀得朝夕掃謁且以自適也扁曰退樂中丞柳泉馬公易曰常樂中鑿方塘浮以芙蕖緣以竹樹襍蒔花藥搆亭其上白巖喬公題曰瑩心先生乃優游于中誦習不廢或對客論文觴詠自得暇則曳履田次蔭樹臨流與漁叟農父相答問意泊如也先生雖含章在野而譽望日隆天下士人無問識與不識談及先生者皆為屈伏臺諫論薦殆無虛歲咸冀願柬用究竟厥施而先生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先生

性温良坦直高潔自尚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必依裁道義雖在隱微畧無茍且且孝友兼至終始不渝蓋其天性然也癸酉歲與郡庠士同應試行至長灣先生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領鄉薦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已之德與他

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以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猶嚴于好惡見人之善中心好之其不善者雖與之談不甚洽也人有疾親為撿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嘆服讀書輙數行下後不再讀以是沉酣六籍淹貫百家雖星歴岐黃之術大藏二宗之旨皆能究其歸趣早年工意詩文超入魏晉遂為藝林宗匠晚乃刋落繁華潛心性命人徒見其鑽研佛老而不

知揀金于砂盖自二程氏而已然也是故其學以自知其性而養之為主以慎獨為要以居敬為務卒乃造詣深邃窅不可測而自得寔多然今之人但知先生為詩人耳所著有約言西原集老子集解行于世大寧齋日録五經雜録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于去年冬忽感疾比至後漸瘥今年正月一日至六日體復如常越明日謂家人曰備後事比九日夜四皷據几端坐而逝鄉里遠近聞者皆傷感垂泣可以考見先生之德矣卒之夕

鄉人聞空中震響如雷咸以為天皷之鳴云以弘治二年己酉十月初六日生年五十三歲配趙氏封安人無後昆弟三人伯曰蘭仲即先生季曰萱姪一曰存即蘭之子蘭將以今年十月十八日祔葬于考塋之側乃以書來乞為先生狀將以徵銘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廷最庸劣往為亳州判官蒙先生一見契合遂忘年而友之朝夕討論頗深切至因于先生之行已大節知聞較悉求之古人信亦鮮儷乃因國子生汝清所列事行而

序次為狀伏冀採録而為之銘以垂不朽寔斯文之幸

辛丑歲四月望日廷謹狀

吏部郎中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内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

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虚靜慧寂之説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説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

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絶喜其工令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絶不復較工與否然而西原集世爭効慕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為刑部福建

司主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初先生在吏部歷考功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譔為人後解為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陳洸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

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埃

𡑞之外其行已素峻潔表裡皦然一無所緇好惡無所

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

交其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

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

居鄉絶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病親為之檢方製藥

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

愧此心耳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

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隷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鎰母楊氏封安人薛氏自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主事三子楊安人寔生先生仲子與兄蘭雖異出而友愛特至先生配趙氏無子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文因蘇州守王君子正請銘於予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十月十八日近矣曩先生常寓書於予叩以致虛極守靜篤

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貫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常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子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

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晰之生寔自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晰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今尚何存

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丙申吏部考功郎中西原先生薛君以疾卒於亳之里弟是歲十月庚午葬城南一里祖塋之次其友蘇州知府王廷伐石表其墓長洲文徵明書其石曰嗚呼先生天下士也今而已矣有如斯人可復得邪始弘治正德間何大復李空同文章望天下摛詞發藻轢轢漢晉一時朝野之士翕然尚之先生雖稍後出而聲華望實畧相曹耦又皆慼槩激卬有志事功天下之士所為望之非直文詞而已其後二公以提

學副使先後死先生仕嘉靖初為吏部屬寖顯矣而剛腸疾惡與時牴牾竟為小人所乘迄又廢死是其經世之學卓越之才與凡有為之志皆不得少見於世而今已矣嗚呼余所為致慨於此豈獨為一時一郡惜之固為天下惜之也先生諱蕙字君采號西原晚稱大寧居士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以赤籍隸武平衛遂為亳人高祖彬曾祖森祖琇世有隱德父鎰封吏部主事母楊氏封安人先生舉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刑部貴州司主

事病免起告改福建司尋改吏部驗封司進員外郎再進考功司郎中卒年五十有三先生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稍長出語已驚其里中老長十五補郡學生試應天不利益歸肆力於學質義揚摧雋味道腴經義之外尤攻古文詞亳故偏鄙學者無所承籍先生掘起齊民能自得師不階梯級徑造作者之域今大中丞儀封王公判亳得其文奇之曰是固何李之流也亟延譽之提衡引重俾益有聞故先生未仕而其名已隱然動京師

及舉進士雅遊諸公間益精進不懈初官法比文法章程披抉簸挫而先生不忘問學羣經史籍讀之幾遍見諸論撰精深典則不為長語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樂府歌詞追躅漢魏然先生不以為能直欲見之行事其治獄精審不為骫骳而析律詳明所當必允嘗涖本科凡諸司奏讞悉從詳定傳爰論報既靡罅漏而又緣飾以文條列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為能在吏部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叙維審故事曹務惟長官關決

貳佐漫不得省屬時曹長皆先生相知事必集議先生審畫緒正每公言之在考功未久而展采錯事已卓有端緒性彊執遇事直前無所覬望武宗南狩先生抗疏諫止同時諫者或標表示直或解嫚恐謏而先生不許不隨直申其志雖聖怒叵測而履坦竢命不為迴折今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之臣持之甚堅故諸臣往往得罪去先生曰是不可空言奪也乃著為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絶而義變則

適子可以為後又著為人後辨謂繼統故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為傍懼而上不為甚忤甫下獄尋即貰赦而主議者銜之會陳洸者以給事中補外中道上書議禮得復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異議者去之先生時已被原無可刺者遂起顏木之獄而先生去國矣先是亳有武臣誇謾陰賊為暴於境內從横圍奪漸不可制

顔守亳盡發其姦私深探其獄而置之法至是稱究下有司推劾洗以先生亳人顔其同年進士於中疑有奸利有詔勒停聽理已而事白而先生乃無所坐例得辜復然先生薦羅跋疐視畏途如棘縮歛自愛不復有當世之志臺臣論薦歳無虛剡四方之士日徯其用而先生不可起矣先生恬靜寡欲舉天下之物莫有動其中者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晚歳自謂有得於

老聃玄默之旨因註老子以自見詞約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於吾儒性命之理葢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耳或以為有所沒溺而實非也所居之西隙地數弓即所謂西原者故有水竹之勝至是益加樹藝室廬靚深松竹秀列陂魚養花日游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遂以是終其身所著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録大寧齋日録西原集摠若干卷先生事親孝喪之

易而能戚與兄蘭雖異出而事之極恭家事巨細悉主於蘭同居五十年友愛無間先生娶趙氏無子蘭寔主其喪云銘曰

維薛之先偃師其奕別籍于譙世載厥德顯允考功展世斯宏載言翼之奕其英英孰不有言我掇其雋內澡玉融亦貞其踐踐德以升列于周行爰飭厥躬弗逖用臧司刑則明官人維敘以比以俌以莫不舉顯允考功直躬弗折亶攄厥誠罔私以訐天崇地卑禮攸有定匪

無經權我惟其正謇謇揭揭孰諛以阿豈天則高壬人孔多彼壬則多我攸有適向晦而明廼晏以息言考于槃履貞用恒著書滿家身否道亨緊亳之南有原維塏我銘君藏以俟千載

考功集附録